

柿子红时

■ (湖北)梁灵芝

霜降前后,籽粒进仓柴草上垛,西风摇落树的叶子,秋阳下的村庄越来越豁亮,高的洋楼矮的瓦房都露出了檐角。在这秋村庄里,几树柿子按耐不住柔情蜜意从浓霜里钻出来,它们身穿大红衣裳跃上枝头,似乎在翘望路的远处迎亲的花轿。老屋前,枯瘦的枝干挑起一盏盏灯笼,又像老母亲站在风里为她流浪天涯的儿女们导航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我家是没有柿子树的。村民栽果树的人家也不多,印象深的是村前大堰埂子上有两棵柿子树。春末夏初,柿子花开了,四个粉黄色花瓣依偎在大叶子里,小巧玲珑,活像一个个吊着的灯笼。花瓣凋谢后,指肚大的小柿子乖巧地伏在花托上。青柿子慢慢地长大,在成长中总要脱落一部分。孩子们喜欢在树下捡小柿子,碧绿的颗粒拿在手里润滑如石子。女孩子们捡一把相约三两个坐在石碾盘子上玩抓子游戏,馋嘴的男孩子拾获后视若珍宝,他们塞在只有自己知道的烂泥里馥,并把用这土法退去青涩的青柿子当做美味。

记得那一年柿子红的时候,我带着妹妹坐在碾盘上玩儿,邻居抱娃娃的花婶子叫我:“泼匪女儿,上树帮我摘柿子好不好?”一听这招呼我浑身都是劲儿,跑过去拿根绳子拴腰里三脚并两脚爬上丈把高的柿子树。脚踩稳后,甩绳子系上一个小竹篮,再把小竹篮挂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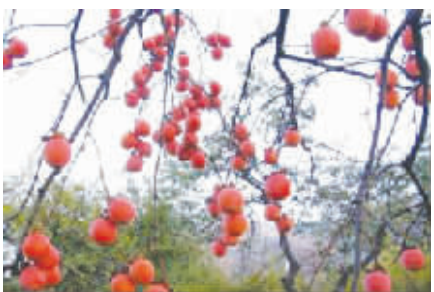
树枝上。那是棵牛心柿子树,大黄的个头熟透了也不软。我一爬上树就勾枝采摘,黄橙橙沉甸甸的柿子可真喜人,一直摘得树上只剩下稀疏的红叶子。我又一个双手抱树干脚放空,一滑溜就落入地下,眼勾勾望着我摘的这几十个大气柿子。花婶儿扫眼就看出我的小心眼儿,笑着承诺道:“这柿子现在可吃不成,等我泡甜了就给你送一些。”于是,我巴眼望天黑再天亮,天亮后又是一个大白天。傍晚的时候,花婶儿的影子终于出现在她的东房角,她端着一竹饭筐红柿子冲我们家走来。那或许不是我第一次吃柿子,却是关于柿子最早最甜的记忆。

村前堰埂子上的两棵柿子树年年开花结果,却一直不能收获。于是,村干部决定挖掉烧柴。如果哪一家想要也可以拿硬柴换。我家刚好有一大堆硬柴,都是通条的小洋槐树。这还是父亲抽空划船到河对岸的山坡上砍的。那山坡是外婆村里的,父亲征得村干部的同意砍了些回来编猪圈。那棵大柿子树被人掏钱买走了,我父亲用板车拉七十斤洋槐木换回一棵小柿子树。小柿子树栽在厨房前的花台边,浇水很方便,只是房前都是大枣树,小柿子树难以承接足够的阳光雨露。隔年,柿树开花了,结了不少小柿子,长大的并不多。这是棵稀罕的品种,成熟的柿子状如小磨盘。年年结二十来个,一个差不多三、四两重。树也

一直没长多高,站到椅子上拿钩子往下拉伸手就能摘到。每摘了柿子,母亲拿出坛子里外洗净,在坛子内倒入冷热水勾兑的阴阳水,再把柿子泡入水里封了坛子口。一整天过后,柿子的青涩味退尽,咬一口只有厚实的甜。如今,人去房空,老屋门前长满了灌木荒草。那棵柿子树还守在斑驳的时光里,不知是否又结了磨盘柿子。

女儿两三岁的时候,我从别人手里买了个小院,院里有一棵长过屋顶的柿子树。秋风起,秋意凉。大小树的叶子很快就落光了。在小院这片清秋小天地里,霜染柿树红,叶子和果实都是火一般的扎眼。没人跟女儿玩时,她喜欢蹲在柿子树下拾捡那些鲜红的叶子,还用小绳子把一片片红叶子串起来搁在窗台上。柿子熟了,鸟儿呼唤来它的亲友团,它们用尖尖的喙啄破透亮的柿子皮一阵吸吮。地上常常有被鸟儿啄落地的柿子,女儿就把摔坏的乱柿子扔到大门外的老荷塘里。这棵树年年硕果累累,成熟的柿子又软又甜又红。牙口不好的婆婆喜欢,我却烦它整日招引鸟啄落地摔得稀巴烂,惹得苍蝇嗡嗡嗡嗡。所以,只要腾出手,就会摘掉所有的柿子分给邻里亲朋。喜欢极了那种红而不落的柿子,映在老屋的白墙上像一幅暖色静物画。

人离乡贱,物离乡贵。在异乡的水果店里,我常常邂逅牛心、磨盘柿子,如见到久未谋面的亲人,不禁驻足抚摸良久。买几个红柿子置于案头,茶香氤氲里夜谈,倦了,捧起柿子深吸一口气,五脏六腑都找到了回家的路。



息……每一个生命的瞬间,都是新生和奇迹。

花房一间,桥头守月。一场骤雨就唤醒桥下的流水,潺潺流过许多美好的光阴。秋季多雨,月,来时不多,倒不如有些约定,终是永久的谎言那么让人遗憾。他们就说我孤独,文字里的孤独,是这座城的孤独,真不是我的孤独。虽不曾七月,但幸有安生。银杏引领秋色的时候,你来与不来,我依旧倾慕暮色苍苍。

人在旅途,逐渐走出自己的王国。不为恶语湿身,不为美言华丽,水不洗头,尘不染身。懦弱过后学会自愈,阳光是恩赐,苦难也是养料。学得秋虫一般,庄稼收割了,果子成熟了,雁字荡开云层,树叶也回到了大地的怀抱,它的靡靡之音,才为秋天弹奏。

金风十里,秋色八街,我是那独一无二的一只虫。

秋之菊

■ (湖北)贺丰波

一簇簇菊花,豆芽儿般的花蕊,绒球儿似的花朵,让人心生爱意,又肃然起敬,清寒傲雪的品质,吉祥长寿的寓意怎可不让人心心向往。

菊花有千种姿态,万种风情,诗词爱好者为它喷洒了一腔热情,书画爱好者为它飞舞了笔墨,摄影爱好者为它驻足已久,而那些单纯爱菊的人付诸了满满的情愫,仿佛天地间只有他(她)与它的情缘。为了目睹菊花容颜,我们相约于此,说是一种约定不如说是一种缘分,是缘分让我们有了共同的爱好——赏菊,是缘分让我们相聚畅聊,也是因为缘分让你吟出的诗触动了我的心弦,让你画笔下的姿态带走了我的思绪,让你镜头里的色彩绚烂了我的记忆。

缘分是一种奇妙的力量,或许我们从未谋面却已有了一份怡然自得的默契,或许我们各方面差距很大,却在某个方面甚是投缘。生活就是这样美好,我观菊,接受灵魂的

洗礼,为生命中某个阶段记录一段喜爱的回忆,却也无意间结识与你,从此感受这般缘来缘去,好生惬意。这或许就是缘分的曼妙与神秘吧,不争不抢,也不曾患得患失,相聚是缘分分离也是缘,就像一起观菊时我分享你聆听,一段缘分就此开始,但是我们终归要回到各自的生活中,所有发生的过往有可能昙花一现永远留在记忆里,也有可能细水长流,从此生命中多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,所以无论怎样,都要感谢生命中每个有缘人的出现,是他们充盈了记忆的空白区。

期待我们在菊展上相见,那里有生活之美,有真挚之爱,更有向往的缘分,生活似乎因此而变得多姿多彩,也因此而变得魂牵梦绕。清晨从甜美的梦中醒来仿佛旅途归期后的惬意,那种感受不愿放下,因为其中存在一种无法抗拒的美好,当梦境成为现实时,梦想成真,我们真的来到菊展上,来到自己记忆中美好瞬间的地方,回到心心念念共诉情殇的港湾。

秋野晃动野菊花

■ (江西)周锋荣

是谁,在深秋的贫瘠中晃动着盛春的烂漫;是谁,于蜂蝶舞狂中独守绚丽的淡泊。是她——郊外田野的野菊,用纤瘦的筋骨,捧出朵朵脱俗的火苗,翩然起舞,擦亮了 my 眼眸。

我穿行在萧瑟的秋风里,站在明亮和辽阔的田野上,聆听着太阳的车轮,轰隆隆地滚向远方。突然,一簇簇金灿灿的野菊,用静默的美,震撼了我。我蹲下身来,发现野菊花瓣上,天生一层亮晶晶的绒毛,锯齿形的花叶,纽扣般的花朵,黄、白、红、紫的,星星点点,让我目不暇接。几只小野蜂,黄的,黑的,撅着小屁股,用力亲近野菊花蕊。我倾听着呢喃的菊语,呼吸到芬芳的菊香,不禁飘飘然起来了。

野菊花,没有桃花梨花的姹紫嫣红,没有牡丹玫瑰的雍容富贵,也没有人工培育的菊花品种吸入眼球。她生长在荒郊野外,无需人们的播种和呵护,也不会向人们提出丝毫的要求,只要秋风一召唤,它那嫩绿的枝梗,便从那渐渐枯黄的杂草中抖擻起来,举起小小的花朵,放出淡淡的馨香,给秋野增添了几分美丽与生机。

劳动的声音,嘹亮在诗意的秋野。棉花如白蝶般纷飞,稻浪似涌动的波澜。丰收的喜悦在农人的眉宇之间跳跃,在收割机的轰鸣声

里唱响。野菊花,尽管没有农人播洒的汗水浇灌,却灿烂在收获的目光之上。忙于收割的农人,相伴阳光雨露,造就了黝黑的肌肤、强健的筋骨,与眼前的野菊交相辉映。这些可亲可敬的农人,春播秋收,像野菊花一样毫不起眼,却不舍不弃地守护着这片乡土,风雨霜露无法阻挡其生根开花的决心。

秋野在一天天变化,花生被拔起,红薯被刨出,小草黄色的基调点缀其间,蝴蝶无力的叫着,蚂蚱懒洋洋的蹦着,蝉儿行色匆匆地走了,野菊却风光正盛,上演起花开秋野的压轴戏。她用苍绿的叶蔓,清新的花瓣,舞动在秋风里,轻盈而凄美。而且,披露而吟,枕霜而眠,品味着自己的喜怒哀乐,忍受着慢慢消瘦的时光。

这时,一位老人走来了,摘下几株野菊。见我惊讶的目光,热情地告诉我,菊花可入药,而野菊为最,所含的成分比人工培植的菊花要好,可直接晒干装进枕套里当枕芯,也可上笼蒸后晒干当茶饮,能治疗高血压、感冒发热、疔毒痈肿、淋巴管炎等疾病。

从一团薄土层上展览柔媚,从丛英乱草丛中亮相坚强,我想尝试着做一株野菊,在寂寞中坦然,在压力中成长,用一颗平淡和柔弱的心,把生命磨砺得更加耀眼与坚固……

光阴在它身上落下更多的尘土
它却只是更低地垂下头颅

喜悦之事

■ 冷盈袖

夏日带来浓阴
也带来更多钓鱼的人
每天我都看见
他们在河边,或坐或立
静默而肃穆

而我在意的依然是那些
细微之美——
红豆垂挂如流苏
河里洗衣的人
双脚白皙

喜悦之事想必都这般
简单又不足与他人道
借助几枝枯荷
听一场雨。站在矮墙边
看会儿月牙

星光微微
山泉孤独地流
几片叶子落下
相互交叠
在深山



本版稿件在《大周末》网(<http://www.qcxh.org.cn>)
和《潮头文学》公众号同时刊发



我是孤独的秋虫

■ (四川)漠尘

深夜,穿过一个小区的亭榭,周边有高楼沉默。初秋的雨,难得的酣畅,只觉得雨声连连,树叶上凝结的水滴清脆落下。

一条小溪从墙角流走,突然地显得激情澎湃,“哗哗”作响,在深夜里仿佛从远古而来,来和这场初秋的雨。

奇妙的是阵阵秋虫的鸣声,不依不饶,一定要掺和到这纷繁中来,和流水以及雨滴的声音,分明是完美融合。在这个初秋的夜晚,混响成一曲激昂而又厚重的秋之音,就像秋至此时缓缓拉开秋的序幕。

此时,世界是喧嚣的,然而,我分明感到了心灵的寂静,秋的冷意已经不可逃避。而我,感受着季节的更迭,脚步却是如往日行走在季节之上。就像那些悠扬歌唱的秋虫,尽心欢唱!

许达然说:谁又能敢说自已比一座山,一

泓水,一座城,一块石头孤独呢?不敢说被岁月伤害,是岁月的智慧和残酷是公平的。于我,于那些须仰视的人。虽是卑微苟活,却不愿在空着的盘子里装不相干的东西。曾有朋友说,这是活该孤独。其实,这何尝又不是像那在喧嚣中独自鸣唱的秋虫,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,沿着自己心灵的轨迹,唱着生命的歌谣。

去看一些艺术,说是文字装饰的灵魂。然而围坐一团,却如五马分尸的走向,发光的思想我无法接近,也厌倦窥视。于是总是第二次翻书,去争取挨当头一棒。卡夫卡说,读一本书,如果没有当头挨一棒的感觉,就不算读了书。终于挨了一棒,原来自己不过是小儿一般无知。诗和远方是别人的,幸而钟情一条山路,六年里跑出了自己的江湖。眼前的一缕风,一枚叶,一次落日,一场雨,一点友人的消

2016 中国浙江诗人新作展

隔着大桥看过去。水面托起一枚落日
整个人风一样穿越村庄

笨拙的唇瓣配合着一双小手
左右拉锯。就像岁月迂回
愉悦的曲符被遗忘,再也不会跳跃

仿佛口琴也会作古。只在低沉的长夜
我才会听到故乡飘来几滴泪水

海边,我触碰到你的柔软

■ 陈鱼观

是沙,一万条小虫舔着脚底。
是淤积的泥,十万个拥抱
将我双脚紧紧包裹,没有一次离别属于你。
是默立的断崖,守候千年也等不来
一条桅杆的顶端。

是蓄起来的短胡须,坏坏地扎上脸,
孩子失手打碎一只旧花瓶,燕子在梁间呢喃。
是春雨。是薄雾。
是远方。是邂逅。
是谁,叫岸线弓起了背?

我在用一场潮汐的张力
试探你荒芜的归来。
这些年,你已错过很多风花雪月,
直到皱纹从心底抽出,上面系着的音符——
让我接受了柔软的答案。

致大海

■ 涂国文

我多么喧嚣地澎湃成大海
一匹公豹在一海尖叫的玻璃渣上奔跑
它左眼充血右眼失血
你们认出了太阳和月亮

我内心的火焰被一片辽阔的忧伤收藏
在一股隐形的飓风里
这群蓝色蝴蝶 扑扇着翅膀
填满了整个海洋

下姜村听雨

■ 李立忠

下姜。今晚有雨
雁来红兀自站在门外
举着内心的灯盏

流年侧耳听。我辗转于肺腑间
不平之气日渐消磨
不复如秋凉

光亮之歌

■ 莫莫

从最近的那个人眼中取粟。
找到那个心里燃有啾啾柴火的人。

站到他的侧面去。
爆炸的声音那么响亮
被震落的一层落花夹着一层灰。
会有草芽用力从灰堆里钻出
这过程,使重生的力
显得尤为持久。

也总会有另一个手持利剑的人
躲入树庞大的阴影之中。
对过路的行人,劈出一道又一道闪电。

狗尾巴草

——致毛芦苇

■ 小荒

我羡慕狗尾巴草的繁殖力
它的生长不依赖气候、地质和养料

在路边排成队,在荒野扎成堆
随处可见。却从不招摇

一生低调,不和百花争芳
心怀谦卑,向每一个遇见的人鞠躬

它是孩子们的好朋友
我们总是用它掏出童年的乐趣

夏赋

■ 林夕杰

跟一个季节商榷温度是滑稽的
打赤膊的男人抱着空调喊热
女人围着灶台没有选择

夜晚是夏日的白天
人们在日落后涌上街头
农人趁着夜幕回家
快速行走的溪流是一种暗示
多少野草疯长高过庄稼
父亲的锄头倒挂于屋檐下
我们的手掌已没有老茧

这是缺少守望的时代
众人抱着盔甲追逐星辰
直到它真正闪现于空中
人群却又散去!农人就这醒来
他听到一颗葡萄坠落的声音
在酷热中深埋一朵雪花

醒

■ 彭一田

众生蜷缩在睡梦里
想起课本上填石喝水的故事
悲悯里包括自悯
它们反复被传统净过身
不是喜鹊和麻雀,也不是金丝鸟
寿则辱,在泥沙俱下里
醒是黑色的,也是沉默的
栖于高处的眼睛
和天空一道换分秒度光阴
我一共也就听过两回
一回跑成闪电,另一回站成树林
落下的雨水里都是盐味
众神也睡了,亮丽的纯黑里
都市姑娘足裸乳白

像一枚图章,可以戳到任何纸张上
她们在长发中加快了脚步
不少好看的已被关进笼子里
更多的必须要打这里逃出
疼痛是彻夜不眠的
又一群生之鸣回到少年枝杈上
醒在天空变白之前
早于那头的大海,自己的
黑色名字又被人类的惊慌喊叫
临近人群,就面临险境
它们祖辈都醒着

七夕,想起一条爱情的河流

■ 伊夫

一场秋风将我们吹进了爱的殿堂
从此,我们彼此拥有了一条虚拟的河流

从此,我们可以像鱼儿一样生活
在水中聊天,嬉戏,亲密地接吻
从此,我们的身上长满鳞片
让世上所有的光
都充满鳞片的恩泽

我们在水中收获鲜花、玫瑰和祝福
忘记了彼此身上曾经有过的伤痕
你看,我们的河床多么辽阔
我们可以自由展开不同的姿势
不论是侧卧还是平卧
每一种睡姿都是那么安详和宁静

就像我们歌唱大好河山
我们歌唱一条虚拟的河流
河水向东——
圣洁的白莲,就开放在你我之间

时间在这时候慢下来

■ 林新荣

一条鱼潜入
又钻出水面
有时相互碰碰嘴
我们混在光影中
一路漂流

涧边的鹅卵石很柔软

一把口琴

■ 施丽琴

对你有过的爱抚
要一个孔一个孔变幻着演绎
我的白天,我的黑夜

早晚都要发出高低不平的音调
而我喜欢旧日昏黄